

无情斩

寒上云飞 著



版社

无 情 斩

塞上云飞 著

(一)

长 春 出 版 社

无 情 斩

塞上云飞 著

(二)

长 春 出 版 社

无 情 斩

塞上云飞 著

(三)

长 春 出 版 社

无 情 斩

塞上云飞 著

(四)

长 春 出 版 社

新登(吉)字第 10 号

无 情 斩

塞上云飞 著

责任编辑：董辅文

封面设计：姚 宇

长春出版社出版
(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)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吉林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1992 年 6 月第 1 版

印张：26

199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：584 000

印数：1—41 200 册

ISBN 7-80573-706-1/1·124

定价：(全四册)15.80 元

内 容 提 要

南荒深谷，人烟绝迹，却使千里之外的中原武林受到震撼。在这里，络绎前往的武林名家，不断遭到血光之灾，一个个惊魂不定。原来，“海岳游先”梁天奇与“柔情仙子”孟冰心情深似海，生死相依，招惹武林无穷嫉恨，引来百转争杀。就在这对爱侣的爱情结晶将水到渠成之时，一场轩然大波使他们反目成仇。悠悠十八载过去，梁天奇的徒弟司徒玉决心为师父平冤雪耻，清除武林恶势。司徒玉身怀绝技，与武林界频结奇缘，并与“白衣龙女”萧弄玉深深相爱。两位武林新秀，驰骋大江南北，苦斗罗浮山下，演出一幕幕惊天动地的悲壮的搏杀和缠绵悱恻的爱恋情怀……

这是一座不知名的山。

这座山，极为险恶、高峻，也就极为阴森、可怖。只要有人望它一眼，准会禁不住机伶伶打个寒颤。

这座不知名的山，不在中原，而是在那古森林密布，毒蛇猛兽出没无常的“南荒”地带。“南荒”这两个字，本就有点狰狞。而这座不知名的山，更是“南荒”狰狞群山中最狰狞的一座。

这是一个不知名的洞。

这个洞的大小，仅能容一人出入，高也只到人腰，洞口葛藤密封，青苔肥厚，深度不知几许？

偶而，一阵惨惨阴风从葛藤隙缝中钻出，森寒刺骨，指面如割，并夹杂着潮湿、霉烂得令人欲呕的气味。

这个不知名的洞，就在那座不知名的山上。

但，洞儿不在雾锁云封的山腰或是山顶，而在一条深深幽谷之中。

山，不知名，洞，不知名，但这条深深幽谷，却有个使人不寒而栗，闻之却步的恶名儿。

它叫“死谷”。

这条“死谷”，蜿蜒曲折，宛如巨蟒，那仅有的一个谷口，更像是巨蟒的血口，意欲择人而噬。

“死谷”中，除了那不知名的洞外，还有些荒凉杂乱的草树。

无名洞是在峭拔千云的奇陡峭壁脚下，洞外，则有一片不算平坦的石地。

“山”狰狞，“洞”阴森，“谷”的名儿更怕人，但最狰狞，最阴森，最怕人的，却还是呈现在这片石地上的可怖景象。

这景象，虽然发生在无人深谷，但却使整个武林为之恐慌不安，骚动震撼。

石地上，遍布着一副副森森白骨，或倚或立，或仰或俯，算来在百具左右。

乍看上去，这些白骨可能是多少年前，在此曾经发生了一场残酷屠杀。但细一观察，才知道这不是古来遗迹，而是近年间持续发生，迄今未断的人间惨剧。这种结论，是由那些纵横尸骨的陈鲜程度上，研判而得。

如今，正对“无名洞”口，静静地躺着六个人，当然，他们非静静地不可，因为说得详细点儿，这是六具武林人物的尸体。

六具尸体中，有两具的上半身已然腐烂露骨。另外四具，则新死未久，其死状之惨，却令人不忍目睹。他们头颅尽碎，脑浆迸裂。

已成白骨的上面那些尸体，是早死的。

上半身腐烂的两具尸体，是新死的。

脑浆迸裂的四具尸体，则是刚死的。

是什么人在这“死谷”之中，作出这种神人共愤的残酷

勾当？

杀人者和被杀者之间，有何深仇大恨？

这杀人者的仇人，会有那样多么？

这是一个谜，一个“死谷之谜”，一个暂时的“死谷之谜”。

为什么说是“暂时”？因为它即将揭破。

* * * *

沙……沙……沙……

这是草声，但却非兽窜蛇行，风吹雨打，而是由于人足践踏所致。

“死谷”中有了人，四个人，四个活人。

这是四个身躯高大的灰衣老者，从他们步履矫捷的程度看来，均属内家高手。

但他们脸上却死板板地，神情木然，毫无生气。

到了“无名洞”口，对于周围散列的具具骷髅白骨，也恍若未见，根本不加察看。

尽管他们脸上毫无表情，对眼前惨状，也决不动容，但眼为心之苗，他们那八道目光中，却仍略微流露出心内的悲愤哀痛。

刹那间，目光中的悲愤加浓，变作八道怒喷火焰，齐齐射向深邃、黑暗、并极阴森的“无名洞”口。

然后，四人齐向洞口默默盘膝坐下。

再然后，各举右掌，自拍天灵。

噗！噗！噗！噗！

四具尸身倒地，头颅粉碎，脑浆迸袭，红红白白之物，狼藉不堪，死状与先前四具，如出一辙，毫无二致。

谜，揭破了。

原来这些是自杀的，并非死于别人之手。

常言道：“蝼蚁尚且贪生，为人岂不惜命？”这些人是何这样看不开，参不透，如此自寻短见？

死，有重于泰山、轻如鸿毛之分，文天祥更说得好：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？留取丹心照汗青！”像这些谷中狼藉的自杀之人，岂非死得太不值得？

就算他们生趣已绝，非死不可，则青山何处不埋人，又为何偏要远来南荒，绝命“死谷”？

难道说，这些人都是中了邪，或着了魔不成？

这，又是一个谜了，可算得“谜中之谜”。

啊，沙沙草声又起，陆续还有人来。

半日之间，又来了好几拨人，他们全是武林好手，但也是全自拍天灵，裂脑殒身，陈尸洞口。

从没有一个人，突萌生意，退出“死谷”，也从没有一个人开过口，说过话，全是死得无声无息。

一天。

二天。

三天。

洞外的陈骨新尸，添了不少，“死谷”中的神秘景色，也格外凄厉。

第四天的一早，“死谷”中又来了人，这人，与众不同，因为他不是结伴同来，而是单独一个。

这是个长眉凤目、飘逸潇洒的青衫老人，他具有一种令人在一见之下便领略得到的清奇出尘，脱群不俗的独特气质。

岁月风霜在眼角眉头所刻划下的痕迹，掩不住这老者的贡朗风神，从他那脸庞及五官部分的轮廓看来，年轻时，他

定是一位很令女孩儿家着迷的风流人物。

青衫老人，默默地踏着乱草，他也像一个已然失去知觉的麻木人儿，重瞳凤目，呆呆前视，机械地迈动步履。

到了“无名洞”口，他止住脚步，目光环扫四外。

陈死人，是一堆堆的白骨，新死人，是一具具的尸体，这些新陈死人，不仅构成凄凉触目尽伤怀的画面，并使空间弥漫着极难闻的臭味。

青衫老人环顾之下，身上微起抽搐，这种抽搐所包含的意味太多，其中最容易发现的，就是惋惜、痛苦，以及与死去诸人的相同悲愤。

渐渐地，他青衫微抖，须发皆颤，唇边已渗出血来，一双凤目内，也微现赤红之色。两道目光，在环顾四周以后，终于停留在那深邃、阴森、黑暗、葛藤密封的“无名洞”口。

就在青衫老人目光刚刚移向洞口的一瞬间之间，陡然暴射出令人见之心悸的寒芒冷电。

这青衫老人，到底与众不同，他竟打破往例，双眉一挑，冷然发话说道：“我终于被你以这种惨无人道的手段，带了出来，你总该称心如意，停止杀戮了吧？”

青衫老人这一发话，洞中竟也传出人声。

这人声，竟还是个女子口音，恍似发自冰窟，不带半丝感情，悠悠飘荡，宛若游丝地答道：“当然！”

青衫老人听了这两个字儿，不禁身形微震，似因悲痛过甚，颤声说道：“仅仅十余年不见，我没料到 you 竟……竟变成这般残忍、狠毒、冷酷……毫无人性。”

洞中人一声冷喝：“住口！”

这是愤怒叱斥，自然不是先前那宛若游丝的飘荡语音，几如霹雳当头，震得整个死谷之中，都在“嗡嗡”作响。

怒喝以后，洞中人跟着说道：“这些残忍、狠毒、冷酷等字眼，都是我应该送给你的，除此以外，还要加上‘人面狼心，禽兽不如’八字，你昔年对我的毒辣程度，比我今日对你，百倍有余。”

青衫老人皱眉说道：“你打的是我，这些无辜之人……”

洞中人接口说道：“他们都是你昔年部属，无殊帮凶，谁能脱得开嫌疑？敢当‘无辜’二字？”

青衫老人须发暴张，似欲动即，但旋又敛去威态，长叹一声，显得心情痛苦地摇头说道：“我虽不杀伯仁，伯仁却为我而死，你何必在我临死之前，还替我添上那多罪孽？”

洞中人道：“你也怕多添罪孽？”

反问了这句话儿后，“无名洞”中，立即传出一阵状若疯狂的纵声厉笑。

说来是笑其实这种笑声，真比凄凉痛哭，还要难听，还要可怕。

似哭似笑声中，洞中人又复咬牙说道：“你嫌多，我却还嫌不够，以你昔年作为，应该深沦地狱，永不超生，你……你也知道死之将至么？”

青衫老人答道：“我既然来了，就没打算再走。”

洞中人渐趋平静地，冷然说道：“你便打算再走，也是妄想，我来问你，你怎么知道是我？”

青衫老人木然答道：“当世之中，还有第二人能传‘凤钗令’么？”

洞中人低“哼”一声问道：“你还记得‘凤钗令’？”

青衫老人神情微见激动地叹息一声说道：“那是你给我的定情表记，我铭心刻骨，时加把玩，朝夕对物思人，怎会有所忘记？”

洞中人冷笑一声说道：“这话儿说得相当美丽，好不动听，若在昔年，我定为之情不自禁地深深陶醉，但……”

语音至此忽顿，幽幽一叹，继续说道：“但如今我却半字不信，因为你所加于我的狠辣手段，早已粉碎了你令人陶醉的美丽谎言。”

青衫老人张了张口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却竭力忍住，脸上一阵抽搐，默然不语。

洞中人冷笑说道：“你无词可辩了吧？其实也不必辩，纵然掬尽三江之水，又怎能洗得掉你那一身罪恶？”

说到这里，语音转厉地喝道：“你最后答我一句，是不是和他们一样，举掌自拍天灵？抑或要我动手？”

青衫老人毫不思索地，淡淡答道：“还是由你动手吧！”

这句答话，似出洞中人意料之外，只好“噢”了一声，问道：“人到了毫无生望，万念皆灰之际，多半会自我解决，像你这自命不凡之人，尤其……”

青衫老人神色冷静地接口说道：“很简单，你既积怨多年，恨我入骨，若不亲手杀我？恐怕夙愿难酬，我又何必不对你成全到底？”

洞中人好似并未被他这番话有所感动，依然语音冷酷地说道：“说得对，看来我似应谢谢你的这番情意，不过，在你这么一提之下，我忽然改变主张……”

青衫老人神情一震，接口问道：“你改变了什么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洞中人语音忽变得无限狠毒，咬牙切齿地厉声喝道：“你若想现在借我之手，寻求解脱，以期一了百了，那是痴人说梦，我知道你看见这些为你而死的尸体，良心大受谴责，痛苦之深，生甚于死，故而改变心意，要让你再活些时，等受尽折磨之后，才下手杀你。”

青衫老人脸色大变，仰天一声长叹，举起右掌，向自己的天灵盖上拍去。

他出手如电不能说是不够快速，但洞中人却动作比他更快地，倏发冷哼说道：“想死？哪里有这般容易？”

冷风拂处，青衫老人顿觉“曲池穴”上一麻，右臂顿时无力垂下。

他牙关一咬，正待另寻他途自绝，洞中人突然厉声叱道：“你是谁？竟敢假扮梁天奇，前来骗我，说！快说！”

青衫老人神情一震，皱眉说道：“孟冰心，你……你莫非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洞中那们被称作孟冰心的，厉喝道：“你还想抵赖？刚才仰天长叹时，颈下雪色，又极光滑，与你那张脸儿，显然有异，怎能瞒得过我？”

青衫老人楞住了，下意识地向上摸了一把。

倏然，他牙关挫处，从脸上扯下一副制作得极为精细的人皮面具，暴露了庐山真面目。面具之内，依然剑眉星目，但却不是老年人竟是个俊美少年，他目光凝注着“无名洞”口，恨声说道：“不错！算你眼力高明，但你又能如何？”

洞中的孟冰心“咦”了一声，喃喃说道：“我以为只有梁天奇是盖世无双，独秀乾坤的美男子，谁知今天竟看见有人能够比得上他昔日那种奕世风神……”

喃喃自语至此，又转厉声说道：“又待如何？娃儿，你不该不明白吧？”

青衫少年挑眉说道：“我不知道，但大不了是一死，我已说过，既来就没想走，怕死我也不来。”

孟冰心怒声叱道：“娃儿，你好大的胆？梁天奇号称‘天下第一人’，他也不敢轻易向我顶撞，你怎么……”

青衫少年傲然笑道：“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一个人为人做事，应该先律己，后责人，老实说一句，你的心性、作为，不值得我尊敬，我连死都不怕，还怕什么？”

侃侃陈言，侠肠傲骨，那份“智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勇者不惧”的英雄本色，委实看得爱人。

孟冰心似被他这豪情傲气所震，默然半晌，方道：“小娃儿，好胆识！我许你为当世武林以内，年轻一代中的第一人……”

青衫少年摇头说道：“孟前辈，你又错了，为什么定要做第一人？人人有此欲望，多少血腥杀孽，便告随之而起，我便做第二人，第三人，甚至仅做个尽一己之力，为天地扶正气，为人间铲不平的无名之辈，不也好么？”

孟冰心道：“说得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青衫少年冷冷答道：“我认为并无通名必要。”

孟冰心竟未动气，语音和缓地道：“说不说由你，我倒并不在乎，但你总不至于真是无名之辈？”

青衫少年目闪神光说道：“好！告诉你也无妨，我叫司徒玉。”

孟冰心“嗯”了一声问道：“你既肯替梁天奇来送死，与他总有些深厚渊源？”

司徒玉扬眉答道：“当然有渊源，徒赴师难，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。”

孟冰心道：“原来你是梁天奇的徒儿，但我怎不知他有你这么出色弟子……”

语音至此微顿，好似略作思索，又复说道：“对了！你大概是新进师门，从师多久？”

司徒玉恭声答道：“沐恩五年。”

孟冰心道：“这就难怪，你可知梁天奇的为人？”

司徒玉皱眉答道：“孟前辈多此一问。”

孟冰心忽然又复发出一阵冷笑说道：“我的确多此一问，你即肯替他送死，足见师徒情深，但，司徒玉，我要问你，梁天奇为何自己缩头不出，、却支使你来找我？”

司徒玉笑道：“什么叫支使？这是我出于自愿，常言道：‘师徒如父子’，我来了，就等于我师傅来，何况他老人家根本不知道你在此胡乱杀人之事。”

孟冰心冷冷说道：“孝行可嘉，勇气可佩，但你要老实地答我问话，梁天奇耳即不聋，眼又不瞎……”

司徒玉怒声接口说道：“老实告诉你，我师傅瘫痪在床，已有多载。”

孟冰心道：“娃儿，此言当真？”

司徒玉扬眉说道：“我没有必要骗你，也不会骗你。”

孟冰心沉吟说道：“那么，他如今却在何处？”

司徒玉失笑道：“你以为我会说么？”

孟冰心似被激怒地厉声叱道：“司徒玉，你不要忘了，你这条小命的生死之权，操在我手。”

司徒玉毫无所惧地微笑说道：“孟前辈，你也别忘了，我早把生死二字，置之度外。”

孟冰心拿这倔强透顶的司徒玉，无可奈何，“哼”了一声说道：“好吧！你不说也行，我就不信找不到他？我会在三山五岳，八荒四海之间，一寸一分地细细寻找，总有一天，哼！哼！”

她竟以代表怨恨已极的“哼哼”两声，结束了这段说话。

司徒玉笑道：“你要找，是你的事，但纵把我挫骨扬灰，也休想从我口中问出。”